

西北民俗文獻 第九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四輯

西北民俗文獻

第九卷



西北
一九九零年
十月
中國·蘭州
文補

目錄

青海風土記

民國 楊希堯

三

河西見聞記

民國 明駝

一〇二起 九四五

新疆之文化寶庫

民國 勒庫克

二四三

青海圖志記

青海風土記目錄

插圖八幅

土人婦女

果洛族

農人

商人

洞閣爾寺

番民敬神

帳房

野馬羣

林序

周序

自序

婚姻 第一……………(一)

青海民族的嫁娶婚——青海民族的贅婚及重女輕男——青海民族的任意婚——自由戀愛

養育 第二……………(七)

小兒養育之容易——小兒之遊手好閒

衣食 第三……………(一一)

青海民族的衣服——男子服飾——婦女的服飾——青海民族的飲食——

青海民族的晚飯——賤人貴重——青海民族的茹毛——青海民族的美味

居處 第四……………(一二三)

帳屋的佈置——帳屋內的秩序——部落的佈置及狗的特性——青海民族之

遷徙——青海民族之大小便——帳屋之神靈——帳屋之出入雖

職業 第五……………(一二三)

輕視老年及牧畜方法——男子的對內事件——男子的對外事件——男子的

零星事件

集會 第六……………(四七)

演說之概觀——集會之概觀

物產 第七……………(五三)

物產之種類

宗教 第八……………(六五)

青海民族之信仰——紅教徒之能力——活佛之投生——教徒增加之原因

——教徒之服飾

喪葬 第九……………(七五)

青海民族之孝思及送死——教徒之送死

雜記 第十……………(七九)

俗尚之種種

林

序

馮子高先生著青海風土記，要我做序，我把要說的話寫在下面：

我們要想革命成功，國家富強，必須人民對於促成國家文明進步的各種觀念，平衡發達，然後纔好。雖說在革命時代，力量要集中起來；但不必一定要各種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個個跑到戰場上去，拋炸彈，放手槍，或者個個拿起來，終日不斷寫一犧牲！努力！奮鬥！打倒！——就算完事。總要個個努力，分工合作，殊途同歸，一齊都歸到革命成功的標點來，那纔對。所謂「破壞無忘建設」也就是這種意思。我們近來很覺得一般人都歡喜到熱鬧的地方跑去，於是東南便擁擠得要出汗，西北便冷靜

得要出鬼。在文字方面，也是說理的多，而寫實的少；消遣品多，而應用品少；談政治問題的多，談社會問題的少；優美華麗的文字多，平淡嚴肅的文字少。像此種畸形的發達，縱然革命軍把全國都統一了，我們仍未敢相信革命的基礎真穩固。所以我常說：我們總要常常存一種「人棄我取」的心。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勸人不要向熱鬧地方去，要向冷淡的地方來，不必向光明地方去找光明，要到黑暗地方去求光明，不要只向破壞一邊去，要分些到建設一邊來。換言之：就是人家所願走的路，我不一定走；人家所要吃的飯，我不搶着吃，人家所要做的事，我不要爭着做。我們要做彌補缺陷的工夫，不要享自然現成幸福；要存創化的、禮讓的、犧牲的精神，不要有因襲的、掠奪的、墮落的行爲。青海風土記的著者，和青海風土記的性質，都暗合我平日所主張，而都免了中國今日所患的毛病。這就是我極爲歡慰的一件事。

人類是充滿了惰性的，「人乘我取」的修養，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現在中國的一般人。走過青海的人，總覺得住不慣那種擋不住風雪的黑毛帳房，吃不慣那種三分獸糞七分白麵的糌巴，聞不慣那種由人畜身上分泌出來而化合的一種怪味，聽不慣那種嘍哩咕嚕的番話，和那種牛鳴獅吼的誦經聲，看不慣那種面目獐狎、終身不浴、裸臂露腿的男女，走不慣那種自有地球以來未經人工修理的道路。

在我却以爲騎上一匹馬，奔馳在蒼蒼天、茫茫地的當中，實在含有無限的詩意和藝術美在裏面；同時又覺得凶暴的帝國主義者，要把美麗的河山一口氣吞進去，而盤踞此間的弱小幼稚的同胞，又要隨天演以淘汰，反使我發生了無限的熱情，一直只想望裏面衝。同胞！你們滿身都擠出汗來了，趕快到青海去透透風吧！青海風土記就是你們一個指南針！

時代的流轉是不等人的，文字價值是跟着時代走的。民國五年我去新

疆，回到內地談起西北兩個字，聽的人十個倒有九個要瞌睡。民國七年我著了一小本新疆紀略，商務印書館恐怕無人買，也就不肯代售。然而十幾年來，在各處和許多同志們天天叫喊着「開發西北！開發西北！」到了民國十三年以後，居然醒一部分人到西北來了。而開發西北的文字也就不斷的見面。書館的老闆們對於此種文字想必亦不至拒人千里之外了。

青海風土記聽說是民國七年著的，在家裏居然睡了好幾年，一直到現在，纔可憐憐的付與西寧區公署印局去印，實未免使我有新疆紀略的感想！但是時代的神已經來了，文字的價值要跟着時代轉了。請看！不到十年內地一般大爺們都把赤地刮光了，剩下一息尚存的疲弱民衆們，非跟着東南風吹向西北來是不可的了。尤其是革命成功後，軍隊遣散的問題是非找西北來安插不可的。青海風土記的著者呵！你靜心耐着吧！你再不斷的努力向前進吧！

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浙東行者林競序於甘肅西寧區行政長公署

周

序

余友楊君子高，甘肅革命鉅子。民六大道之案，君在被捕之列，遂亡命青海，寄食番寺，餐氈噬雪，艱苦備嘗；並以其閒調查番族風俗，著爲此記。事隔十年，始出以示余。余略讀一遍，見其以社會學的眼光，寫實派的筆墨，刻畫蠻俗，淋漓盡致。其材料皆得自目驗，故與世之專采風聞者，頗有膚切之異。其記述全出自心裁，故與世之剽盜掠名者，大有死活之分。余十餘年前，亦遊歷青海南部，曾著玉樹調查記；其中風俗一部，遠不如楊君之詳明；故敦促付印，並爲此敘，使世之研究西北邊事者，知有楊君子高云。

自

序

民國七年夏，我漫遊青海，瀏覽山川，考查民俗，經一年多天氣。說他穉野，的確有可採的地方；說他文明，可是他又非常蠻橫。賢係緣離圖騰社會進步到部落遊牧時代。不過無論如何，既屬我國土地的一部，總不可不知其底細。

學士大夫，動輒說出洋留學，模倣外國人，固然沒有甚麼不是；然使不知道自己，縱學得外國，也無濟於事。譬如本國的事物是材料，外國學來的是各種方法。現在連材料還認不清楚，即使有了方法，從何下手呢？所以人家往外跑，我往裏跑；人家問文明地方去，我問野蠻地方去，人家